

# 浅析实用主义国民性格对美国中情局内部文化的影响

张 静<sup>1</sup> 李楠楠<sup>1</sup> 吴 琼<sup>2</sup>

(1.空军工程大学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51 2.解放军 95913 部队 辽宁 沈阳 110043)

【内容摘要】实用主义极大地影响了美国人的思想和行动,它造就了美国国民性格的一个突出特点。本文通过实用主义观点和中情局工作实例,分析了美国实用主义国民性格对中央情报局情报文化的影响。实用主义渗透在情报工作各个层面,直接或间接地对中央情报局开放性、扩张性和宗教性等情报文化特色产生各种影响。

【关键词】中情局 国民性格 实用主义 文化 影响

中图分类号:G2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11)05-0166-02

塔利班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关系十分复杂。上世纪末,在冷战的阴云下,美国为打压俄罗斯、插手中亚,曾经一度支持崛起于巴基斯坦的塔利班,向其提供包括武器和美元在内的各种物资并派出有军方背景的民间承包商对塔利班进行各种作战培训。这是美国一直奉行的培养代理人的实用主义外交政策的体现。据沙特阿拉伯一家报纸披露,现任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从20世纪80年代就是中情局手下的一名特工。他与中情局合作,从1984年起管理美国对塔利班的援助。然而,美国人直到1993年纽约世贸大厦第一次受到恐怖袭击后,才减少了对塔利班的支持。中央情报局之所以会采取培养代理人这一手段,主要也是受其机构和工作人员的实用主义国民性格的影响。在需要扶植有利用价值的当地势力为美国外交服务时,中央情报局会通过各种手段和渠道且不惜一切代价向代理人提供美元和武器;在美国外交目标达成或失败时,中央情报局则会毫不犹豫终止一切合作,甚至反目成仇加以打压。

## 一、美国国民性格中的实用主义倾向

国民性格是一个国家人民的精神特质,在该国人民的生活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多元化社会决定了其国民性格具备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和民族主义等四方面特征。美国人把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改善自己的命运看作是至高无上的信条。美国人对工作和生活持有实用主义观念,他们只会为自己的利益通过“可行的”途径努力奋斗实现梦想。正如在美国总统的选举中,选民们宁愿把赌注押在并不代表广大人民切身利益的民主党和共和党身上,而不愿意把选票浪费在毫无希望获胜的第三党身上,尽管后者更能代表他们的利益。

实用主义是在美国土壤上生长的一个哲学流派,它于19世纪70年代在美国露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通过

詹姆士以及美国实用主义另一位代表人物杜威等人的活动,实用主义发展成为在美国影响最大的哲学流派。实用主义,一度是未曾获得明确头衔美国官方哲学,特别是在20世纪初。实用主义有一个别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其哲学思想基本特征,这就是效用主义或行动主义。严格说来,实用主义很难说是一种真正哲学思想,至多只能算做关于人类行为和活动社会观念,但这种观念对美国社会价值观,尤其是对美国国民性格塑造,发挥作用却是不容低估。甚至就是现在,美国人及其政府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中,仍然到处渗透着实用主义价值思想。中央情报局作为美国最重要的情报单位,实用主义思想也对其独有的情报文化的形成起关键作用。

实用主义的根本纲领是:把确定信念作为出发点,把采取行动当作主要手段,把获得实际效果当作最高目的。实用主义者对行为、行动的解释,完全贯彻了资产阶级利己主义世界观的精神,即只管行动是否能给个人或集团带来某种实际的利益和报酬,而不问这种行动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合乎原则。也就是只管直接的效用、利益,不管是非对错。有用即是真理,无用即为谬误。一直以来,中央情报局作为总统的情报顾问,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形成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美总统的关注点也往往就是中情局情报工作的重点。为此,中情局往往会不惜一切代价向该关注点投入人力、财力和物力,甚至通过培养代理人或隐蔽行动已达成美国的外交目标。

## 二、实用主义对中央情报局情报文化的影响

情报文化,即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对情报工作的态度,如对情报的认识、情报实践中的惯例、情报实践中遵循的原则等。中央情报局的情报文化,正是美国这个“实用至上”的国家对情报工作的态度,要向总统负责,向民众负责,向国

\* 作者简介:张静,空军工程大学理学院航情系外军研究教研室主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对象国研究;李楠楠,空军工程大学理学院军事情报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对象国研究;吴琼,解放军95913部队翻译,研究方向为情报分析。

家负责。中情局工作人员上至局长下至普通员工从进入中情局那一天便开始将“向总统负责,向民众负责,向国家负责”的准则作为工作的第一信条,而正是由于其自身奉行的“实用主义”性格使得工作人员对上述准则的接受较为自然。经过半世纪的发展,中情局的情报文化展现出公开性、扩张性和宗教性等特征,而这些特征无一例外的与美国国民实用主义的性格相关。

### 1. 实用主义要求各种信息公开

实用主义的基本观点强调,知识是控制现实的工具,现实是可以改变的。从实用主义观点出发,为了达到顺利开展情报工作的目的,中央情报局不会刻意向公众和政府进行任何信息绝对地隐瞒和封闭。反而中情局会抓住一切手段进行“推销”自己,诸如公开招聘雇员、解密历史资料并面向媒体和公众开放等,从而获得公众认可、经费拨款、广纳贤能并树立较为正面的形象。有人说过,中央情报局实际上是世界上“最公开”的秘密情报单位,其在网路上开设官方网站,不分国界地面向所有公众进行宣传。中情局官方网站所罗列信息涵盖广泛,从机构总体介绍到领导行程及最新言论均有详细的介绍。这在全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中情局正是利用这种公开的实用主义准则,希望在国会、公众甚至是外国人面前展现其特立独行的工作风格。通过上述措施,一方面可以获得国会和工作的认可,从而获得其开展工作的预算和经费;另一方面可以在工作对象国家展开了必要的心理战准备获得必要的认同。此外,中情局官方网站为达到在儿童即下一代中树立良好形象的目的,专门在其网站上设立“儿童网页”的链接,介绍中情局的历史概况和回答孩子们感兴趣的各种问题。这种针对性的建设与美国人“有用即真理”的性格不无关系。中情局认为,只有积极的与外界沟通树立良好形象,才能获得认同和欣赏以顺利地满足其内在的各种需求。

### 2. 实用主义指导着情报工作不断向外扩张

实用主义的基本观点认为,发起者只关心行动是否能给个人或集团带来某种实际利益和报酬,不管这行动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合符原则。为达到情报搜集和隐蔽行动的目的,中央情报局积极地向感兴趣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文化输出、诋毁目标国形象、资助各种“代理人”等秘密活动,丝毫不顾及国际法和他国利益。这些活动处处体现着中央情报局单位和雇员“实用主义至上”的性格特征。为了进行文化进攻,中央情报局会通过成立专门的掩护性机构或秘密控制基金会来达成其目的。众所周知的美国“福特基金会”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福特基金会的国际工作政治性较强,冷战时期明确重点是与苏联争夺第三世界。1952年的一份文件称,基金会决定将海外项目集中在中东和亚洲,因为这些地区有许多新兴国家处于苏联—共产党领域的边缘,如果

这些国家“民主失败”的话,就意味着世界共产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的战争危险就会增加。“如果印度走了中国的道路,整个亚洲就要分裂为二,也许自由世界将无可挽回地失去它”,为此应该大力培养印度和巴基斯坦未来的领袖人物。霍夫曼认为印度是中国的“软腹部”,并且有希望走民主的道路。根据这一认识,福特基金会的海外工作重点是印度。1953年设培训与研究部,其主任明确表示,培训人才的宗旨就是“在海外直接或间接推进美国的利益”。为此,中央情报局在目标国物色发展对象,通过各种途径验证该对象是否有实用价值从而进行评定是否发展。一旦确定,发展对象就会向“福特基金会”以某一课题或项目申请资金,而中情局则暗地操作使所需资金定向地划拨,悄无声息地对发展对象进行资金援助。但一旦“代理人”价值降低,中情局会迅速开辟新的途径或寻找新的代理人进行情报搜集等活动。因此,实用主义也指导着情报工作不断向外扩张。

### 3. 实用主义利用宗教进行核心价值观教育

实用主义的基本观点认为,信仰和观念是否真实在于它们是否能带来实际效果。中央情报局正是充分利用了宗教性对人员进行核心价值观教育,增强个人荣誉感和集体凝聚力。在中情局大厅显著位置铭刻着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八章第32节的一句话,“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句同样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立为校训的名言,永远地鼓舞和激励着中情局人员对自身工作的认同感、自豪感。学者们普遍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笃信宗教的国家”。中情局正是看到了信仰和观念对其工作的开展和人员的激励的重大作用,因此从实用主义出发在工作环境和人员核心价值观教育上充分利用了宗教这一神圣的工具。

### 三、结语

实用主义极大地影响了美国人的思想和行动,它造就了美国国民性格的一个突出特点。美国中央情报局情报文化处处皆受到实用主义的熏陶和影响,从“有用即真理”的角度讲,的确为其开展情报活动和国家利益带来了实际的利益。但我们也不能忽视,这种只顾及自身利益的“霸权”思想和行动却对他国人民带来了灾难和痛苦。

### 参考文献:

- [1] 威廉·詹姆斯.实用主义[M].重庆出版社,2006.
- [2] 张晓军.军事情报学[M].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
- [3] 陈国华,高金虎.外国情报史[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 [4] 刘宗和,高金虎.外军情报体制研究[M].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
- [5] <https://www.cia.gov/kids-page/index.htm> [EB].中情局儿童版主页.
- [6] 谢尔曼·肯特.为美国世界政策服务的战略情报[M].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49.